

(零售港幣五分)

第六十六期

國際通訊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七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處售經總
局書公太港香

德國的國際貿易

連士升

「沒有出口便會死」，這是希特勒的一句豪語。我們探討十年來德國的對外貿易，很容易看出它的一貫政策是：嚴格統制入口，盡力鼓勵出口，而它的貿易機關組織的嚴密，設施的得當，進行的有效，更值得我們稱道。但希特勒這個人真是「志不在小」，他企圖獨霸歐洲，併吞世界，所以不惜拚全國的力量，與舉世愛好和平的國家肉搏戰。爲什麼他一定要這樣幹呢？爲的是爭取「生存空間」，爭取原料，市場，使德國人民獨享自給自足的生活。他的野心不算不大，但我們恐怕德國的覆亡，就亡在希特勒的一念之差。

一 入口貿易

在國際經濟上，德國是嚴厲統制本國人民購買外國的商品。不過入口品的一再減少，也有相當的危險，爲的是德國的工業原料，多半靠外國輸入。假如過份禁止入口，那麼它又拿什麼東西輸出口？此外，入口的統制是會引起外國採取報復的手段，結果，反會減少出口。但是，獨裁者是顧不了許多的。我們只看過去十年間德國的入口貿易的情形，便知它的統制是一步緊一步。

第一階段（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二年） 在這階段裏，德國政府以立法和特別專利的辦法來解決農業問題。它以保證，信用，「五年賑濟計劃」等方法給農民以經濟上的援助；同時，強制利用本國出產的小麥來做麵包，利用穀製酒精做燃料；促進標準化；頒發入口券。在關稅方面，它實施滑準稅（Sliding scale duties），這種稅則是影響到大麥，小麥，豬的入口；另外還有別種稅則影響到麵粉，牲口，荳，蛋，凍肉等商品的入口。

德國這麼大規模地保護農業，免不了會影響到它與各國的商業關係。一九三〇年七月，有十六個國家向它質問，抗議，甚致準備報復。荷蘭，瑞典，丹麥的農業團體反對德國與芬蘭成立協定。在國內，德國工業聯合會，德國躉賣商出口商聯合會，以及穀物芻草商協會都反對政府保護農民。但是，德國政府不管人民怎樣反對，仍繼續鼓勵穀物的生產；同時，繼續想法平定價格，強制利用某種產品，組織「辛迪克」，努力使產品標準化。這樣一來，入口的統制，已經奠定切實的基礎。

第二階段（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 入口的統制，不但德國實行，就是歐洲各國也增加關稅，以便保護本國的產業。它們所用的方法，也和德國相似。因爲各國都要維持出口貿易額，結果弄到貨幣貶值

，外匯統制，及採用其他非常的辦法。在這階段裏，德國的商業政策是：（一）趨向高度的保護；（二）實施外匯限制；（三）逐漸更改商約；（四）實施入口限制。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英鎊貶值後，以關稅來調劑國內與世界的物價的辦法，越來越困難。十二月一日，德國政府發一道命令，更改個別的收入稅，與外國磋商商約。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又發一道命令，對於幣制貶值的國家，以及與德國沒有商約關係，或者給德國以不平等待遇的國家，須繼續增稅。增稅的範圍不限於農產品，就是某些工業品，如棉線，毛織品，洋紗等也包括在內。某些商品所徵的稅則，甚至增加到二倍以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的法令，說明德國是開始優先商約運動。如遇以前最惠國條約失效時，它便商訂新條約，要求提高稅率，否則以優先商約來代替。爲什麼德國一定要這樣幹呢？因爲德國的出口品有百份之七十五都在歐洲銷售，所以它必須和各國發生密切的聯繫。一九三一年春，德國想在一個較大的區域裏實施一種稅，即奧德關稅同盟（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但因德國的反對，沒有成功。它又想和匈牙利，羅馬尼亞成立優先約，結果也失敗。

第三階段（一九三三至一九四〇年）自一九三三年二月國社黨專政後，德國的商業政策顯然受國內幾個成分的支配：（一）平定農產物，擁護農業階級；（二）以強制的『卡退爾』來幫忙小生產者；（三）維持工業所需的原料的入口，但限制非必需品的流入；（四）以保護的方法來鼓勵國內工業，以便

第六十六期目錄

德國的貿易

一個日本人和一個美國人的對話

攻擊戰術（專載）

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

在這階段裏，農產品的入口，最受注意，同時，本國的工業也是加強保護的目標。裸麥與鐵已經變成德國的商業政策的焦點。稅則屢經改訂，以符新訂的商約。遇必要時，經濟部長得隨時與外國商訂商約。

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農業部，森林部等部長，鼓勵人生產原料，同時想法節省現有的原料。商人的賬簿，須記載得很精確，以便隨時考核現有的原料。保證原料的供給不至中斷，這是統制入口和開闢新來源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生產者和消費者須加以適當的組織，免得有什麼浪費。

德國決心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在一九三六年國社黨紀念日那一天希特勒的演講裏已經說得很清楚。起初，德國對於統制入口貿易的計劃也不十分確定，到了同年十月十八日，政府給哥林將軍以無限的權威，實行『四年計劃』。這計劃的目的是，凡是德國所能生產的原料，都不該仰給於他人。

自奧國捷克被吞併後，德國的關稅堡壘也擴張則這些地方。在德國和這些被侵略的國家間，關稅的界限逐漸消除。新關稅法（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的實行，便可見出此中變遷的經過。

二 出口貿易

自第一次大戰後，德國變成最大的債務國，因此，它必須維持出超。只有不斷的出超，它才可得到必需的糧食和原料。

德國的目的，本來是要嚴厲統制入口，增加出口。但是，假如它完全不用外國的糧食和原料，那麼國內人民的生活程度免不了要受影響。進一步說，德國必須輸入相當多的原料，然後才可製成大宗商品

運到國外去兜售。假如德國都用本國次等的原料來代替，那麼它所製成的商品一定不高明，這對於它的國際市場的地位不免有所打擊。

自金鎊貶值後，德國便想盡方法來調整馬克，使本國得維持國際貿易上的地位。假如德國也讓馬克貶值，它是沒有什麼好處，因為進口品的價值將提高，外債也有增加。當時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在國內統制物價。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的第一次緊急法令，把公務員的薪水，養老金，及其他費用減少。這些辦法的目的在於平衡收支，但結果也達到緊縮的作用。此後，德政府還頒發幾次緊急法令，減低薪水，利息，社會事業的費用，同時又拚命提高稅收。

國內通貨的緊縮，不但能鼓勵出口，而且使消費財得適合收入減少的人家。當時統制物價委員會，努力使各種物價調和，不過後來這辦法不見實行。

自國社黨上台後，通貨緊縮和統制物價等政策都不成問題。國社黨人一得勢，他們便努力實行一種計劃，促進商業，救濟失業。他們還進一步宣佈『延期付款』（Moratorium）。同年六月一日，希特勒還頒布一法令，積極解決失業問題。事實上，德國既努力擴軍，它必須雇用多數工人，有了工人和工業，它必須多購原料。假如它要復興的話，那麼減少入口的辦法必須有相當的限制。

國社黨人雖然要避免物價的高漲，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生活費增加得太多，並且使各種商品各級商品的價格有相當的調整。在『德國勞動線』下，工資大受統制，這一面可以減低生產成本，一面可以使物價低落。自『四年計劃』實行後，德政府更頒佈一道『物價停漲令』（Price Stop Decree），禁止商人不得無故提高物價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水準以上。

在這階段內，德國的出口貿易最重要的辦法是『出口信用保險』（Export Credit Insurance）。這一個法寶，使出口商得到相當保證：（一）不怕買家懶債；（二）不怕買家的政府因統制金融或外匯關係，款項收不回來。換句話說，德國政府是盡量鼓勵保護出口貿易，使本國商人不至喫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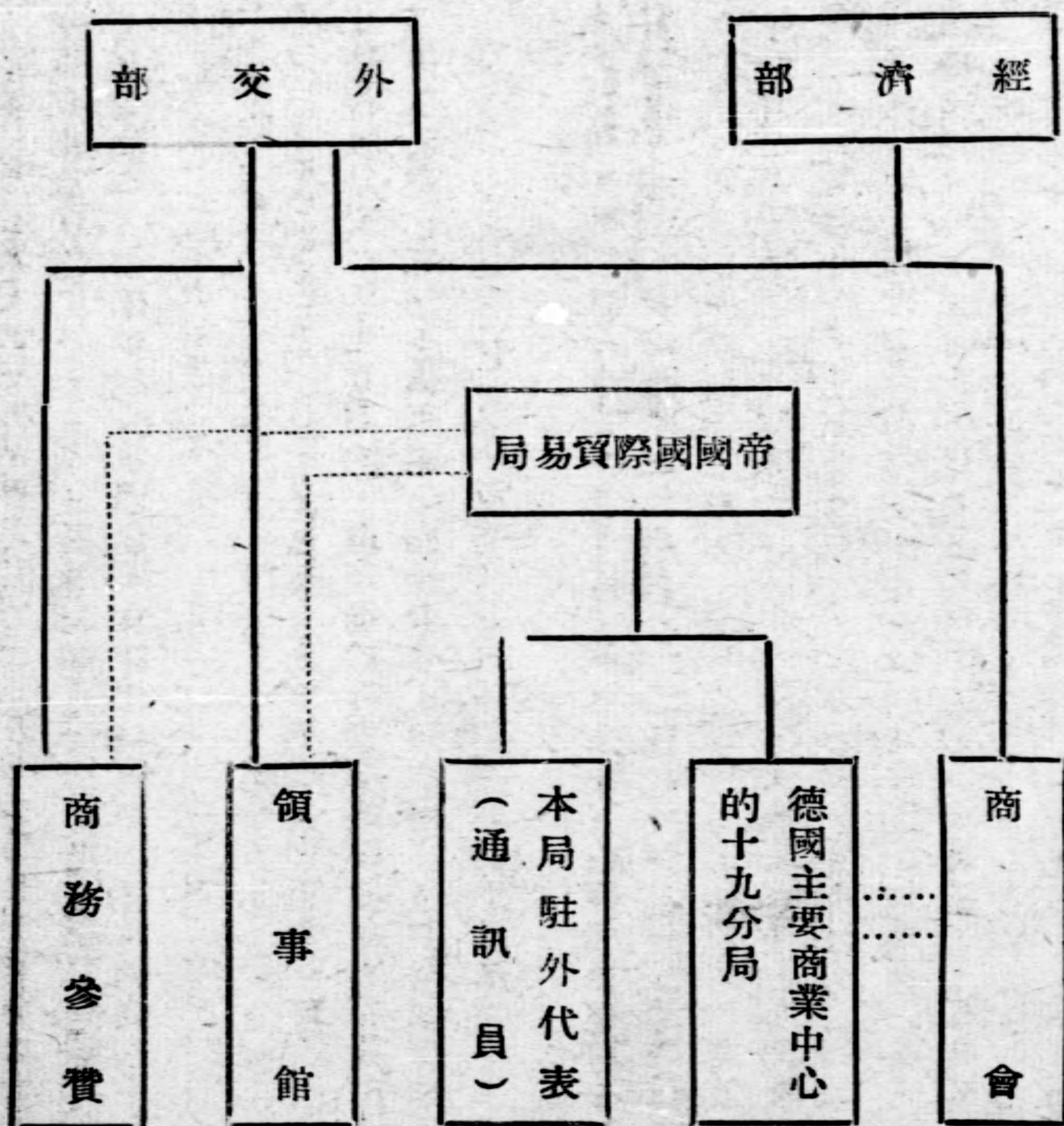
貿易組織

德國國際貿易局（Reichsstelle Für Ausßenhandel）的地位很重要。它溝通外交部和經濟部。關於對外事項，誰也先要請教外交部，尤其商約，這是屬於外交部的範圍。國際貿易局所屬的情報部（Nachrichtendienst）出版公報和專刊。領事館，商務參贊，及商會，是直接間接地供給貿易局以正確的消息（參閱下圖）。國際貿易評議會網羅國內的商業鉅子，評議員定為十五人，人選由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推薦。

德國國際貿易，是用兩種方法來進行。第一種是清算協定。根據清算協定德國可成立中央清算局來辦理對外貿易。譬如說，瑞士的入口商買進德國商品若干噸，買家不必送錢還德國；反之，他只須付相當款項給瑞士的出口商，因為他有商品輸運德國。清算協定的目的和效用，是使該協定有關的國家的收支可以平衡。假如是出超，同時它必須續付外人投資的利息或其他債務，那麼清算處也可以代辦。德國會與各重要債權國——英美在外——成立這種協定，雙方都感覺很便利。

第二種是以物易物協定，根據以為易物協定，兩個國家可以互相交換一批商品，而不必償付現錢，如巴西的咖啡交換德國的火車，墨西哥的煤油交換德國的烟斗或機器，土耳其的烟業交換德國的汽車或打字機。

德國國際貿易組織



German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30-1940 by G. T. Bonne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0. P. 98

德國的國外貿易，主要的的是由上述的機構和方法來進行。一切事業由政府統制，私人很少有插足的餘地。事實上，德國的國外貿易不但是經濟鬥爭，而且也是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對於每個商約，德政府都準備以武力做後盾。

不管德國用那麼大的力量來推進貿易，從一九三三至三八年間，德國的國際貿易的總數僅達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的水準之三分之一（參閱 *German Economy, 1870-1940* by G. Stopler pp. 153-5）。雖然有些年頭能出超，不過這些出超的部分是用來還債的，實際上拿不到多少錢。因為這緣故，德國的國際貿易是着重於東南歐，對於西歐各國它不敢問津，免得以前的債主扳着面孔，向它索債。

總之，德國無論怎樣嚴格統制入口，努力鼓勵出口，到頭來，它的貿易並不能增加。為提早實現它的自給自足的計劃起見，它必需踏上無底侵略的途程，而結果是自取滅亡。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二晨

一個日本人和一個美國人的對話

中野五郎

本文正因為是一個親美的日本人和親日的美國人的對話，所以我們頗能從裏面看出美國人民的心理，以及美日兩國當前的微妙關係。我們即對其荒謬言論亦不予刪節，以存其真，僅於必要時略加按語。（譯自日本『改造』七月號）——編者

一個晴好的五月的下午，我在東京時便認識了的美國人S，特地乘了一個多鐘頭的火車，到紐約來訪問我的寓所。於是我歡迎了這位遠來的舊友，並就日美問題，和他交換了赤裸裸的意見，從下午一直談到夜深。他是一個行脚全美的職業演說家，爲了蒐集材料，會到過日本好幾趟，在日本，他還受過外

務省的招待，見過板垣前陸相，並曾得到軍事當局的特許，前往日軍占領區視察過好幾次。因其生性豪放，故於訪問日本期間，能以習慣於日本的生活，記得他在西銀座的酒場裏一喝醉了酒，便放開嗓子高唱『愛國進行曲』或是『露營之夢』，唱得挺有勁兒的。

在美國，像S那樣的演說家，為數頗眾。每年，他們依照着他們的經理人所編就的節目單，到海外去搜羅新鮮的演說材料，攝取時事照片或電影，迨回國後，便僕僕於紐約等大都市以至全美各地，鼓其三寸不爛之舌，這裏那裏地演說着。

現今在美國，公開的席上不用說，即於私的集會和個人交際的場合，也是同樣：只要你痛罵日本一頓，就會掌聲雷動，連聲喝采，而且立即獲得聲譽，成為模範人物。痛罵日本的反面，當然是讚美重慶。但是無論什麼名流，無論什麼演說家，如果認識了『東亞新秩序』而討論到『日本之聖戰』的話，那就一定要為社會所指責，為羣衆所反對，甚至嘗到失業的苦味了。換句話說，美國民衆的反日感情，現已瀰漫全國，而且與日俱增，看那情形，好像美國人自身的生活權已經感受到日本的威脅了似的。這在中國事變以來，每年一二次為日本吐露嚴正且公平的意見的前駐日美國大使威廉卡斯爾氏的場合，是否也是同樣呢？原來該氏系出美國名門，是一位非常的富豪，故雖為一般民衆和反日團體所非難，仍能確保其超然不動之地位。

如像威廉卡斯爾氏那樣的大富翁，他是沒有所謂生活問題的，所以什麼都不在乎。但是一般人可與他不同了：如果討論了日本之正當的立場的話，則新聞記者或演說家這一類人，馬上就要革職的革職，失業的失業了。在所謂『輿論萬能』的美國，處世誠屬不易啊！

當日美關係幾已日暮途窮了的現在，我的舊友S對於日本的思慕之情，未見得就完全消失了吧？以

長年作爲演說家而養活妻子的他而論，是不會忘記曾在日本吃過的鱈魚飯和油炸蝦的味道的。據說從去年起，他就把演說題目改變爲菲律賓之類的了。自然，就連駐美的日本外交官也不會知道這乃是他表示給日本的最大的良心。作爲一個演說家的他，在論到日本或遠東的時候，如果不把日本痛罵一頓，那就不僅無法吸引聽衆，而且還要被取消了行脚全美的資格。在演說的時候，倘若偶一不慎觸及了『東亞新秩序』的話，則多年辛苦地築成了的演說家的生活基礎就要毀於一旦，而以後就除了帶着妻子徬徨於街頭之外別無謀生之道了。他說他是爲了日本的友情，不願說日本的壞話，這纔不得已將演題改爲菲律賓和南洋的。

他很知道美國的裏表，也很明白日本人的心情。而且，爲了行遍全美的原故，所以對於美國民衆之赤裸裸的感情也常能接觸到。當一九四一年這樣嚴重的年頭，僑居美國的日本外交官和公司職員們，還依舊僅僅乎忙於接待從本國搭船抵美的邦人和日本式的宴會和高爾夫球戲，這未免太麻木不仁了。恐怕他們對外務省和對自己公司的報告書之類，頂多只不過是一些坐而言之的希望的意见或報紙社論的摘錄而已。

我和S共進了午餐和晚餐，亘十數小時地討論了日本問題。向來，由日本來美國的日本人，從自稱爲國民使節的名流起，以至於一般的官吏和商人，都有一種可恥的習慣。當滯美期間，他們一步也不能離開通譯和嚮導，什麼正經事兒也不幹，老是躲在日本人俱樂部裏排酒席，忙應酬，一天到晚地鬼混着。之後一回到日本，就誰都成了美國通，或赴內地演說，或就日美問題大言不慚，天曉得他們的面皮到底有多厚。值此非常時期，他們跑到美國來，只是爲了浪擲貴重的外匯，還自稱什麼國民使節，誠屬不堪慨嘆之至！

到了日美不得不戰之時，只有一戰；但於和平尚有希望之際，總應努力避免戰爭。現在，我要大聲疾呼：一切居留美國的日本人，不管是外交官也好，公司職員也好，新聞記者也好，都非從速覺醒起來並冷靜地注視着一九四一年的太平洋危機不可了！以下便是我和S的談話。

中野：今年正月裏到了美國之後，就很想和你見見，可是正如你所知道的，因為工作太忙，所以未能抽一個空去看你，真是很抱歉的。但是今天，爲了你的來臨，我想放一整天的假，聽聽作爲美國人的而且又是作爲美國的演說家的你的赤裸裸的意見。在日本，簡直聽不到真正的消息；就是在美國吧，若只是坐而不動，也什麼都不會知道。特別是關於美國輿論動向之類，爲了缺少着直接在全美各地跑來跑去或是細心地和美國人接觸的勤勉家之故，所以日本人就很少能够明白事實的真相了。尤其令人慨嘆的是，從美國回到日本去的外交官和公司職員之大部分，當其滯美期間，不是忙於高爾夫球戲，就是忙於赴日本人同志的宴會，糊裏糊塗地玩耍了幾年，一旦踏上了日本的國土，馬上就裝作一付美國通的神氣，美國長美國短地到處出風頭，雖則多少也會發表過一些似乎很有蘊蓄的樣子的文字或談話，但此輩之中根本就沒有一個不是替自己宣傳的，這簡直是誤了國民了，害了國民了。因此，今天，我很想聽聽你的率直的意見，並擬將這報告給日本的讀者。關於日美問題的裝模作樣的『新聞雜誌論文』或是反日三女士的『翻譯小說』之類，已使日本的讀者十分頭痛了。這個，我想，僑居美國的日本外交官也逃不了怠慢的責任的。

S：闊別了三年之後，又在紐約會見了你，真是說不出的快活。今天承你盛加款待，我是很感謝的。關於日美問題，我也打算和你暢暢快快地談一談，我將一無顧忌地有什麼說什麼，憑了我們的友誼。但我首先必須聲明的是：我決不自稱爲『日本之友』。那些在日本會大受軍部和外務省優待的所謂『日

本之友』是最爲我所厭棄的：在日本時，他們滿口親善提攜，一旦回到美國來，馬上就到處說日本的壞話。

中野：這我完全抱有同感。日本人以爲所謂日美問題，總之就是指太平洋上的戰爭將會爆發與否而言；祇着眼於那樣重大的焦點，而不着眼於日常生活中的現實的日美問題，這種看法，乃係日本人所特有的一種東洋的見識。但老是從太平洋五千哩外的彼岸燥急地企圖着僅以這東洋的見識來把握刻刻都在變化着的日美問題，也未免太不合理了。我以爲首先應該把握着美國的現實，然後再加以從東洋的見識出發的批判和洞察，這樣纔可以找到認識日美問題的正當的途徑。我們浪費寶貴的時間於『日美兩國究於何時開戰』這樣的議論上是不智的，因爲我們並非生於愉快的和平時代啊。

S：在一個認真地研究日美問題的人，是決不會優到『日美戰爭未來記』那種地步的。只是在夢中閱讀『戰爭未來記』的國民，結果將會忘記了自己的國家所處的並非那個時代。日美究將開戰與否？恐怕只有神纔知道。準備戰爭反而沒有戰爭，不準備戰爭反而有戰爭，像這樣的例子，在這次的大戰中，也不是沒有的。對於太平洋的危機，恐怕日美兩國的軍事當局，刻刻都在作着準備而不敢稍怠吧。那當然是應有之舉。現在，日美關係依然險惡。然而日美兩國人民，誰都不欲戰爭慘禍之來臨吧。因而縱說努力於急速改善日美關係爲不合理，日美關係也不見得會比現在更形惡化以至終於爆發戰爭的。總之，只有在不了解美國的日本人和不了解日本的美國人之間，日美戰爭纔會成爲一個有興味的話題。而了解美國的日本人和了解日本的美國人之間，恐尙未會感到時代的空氣竟已險惡到了今日這種程度。現在，正是我們起而盡力防止兩國人民所不欲見的日美戰爭的時候了。

中野：在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政治家們總喜歡買弄他的宰相肚子，或是自己陶醉於其投入

所好的獨斷論調而誤了國民。我來美國之後所切實地感覺到的，便是兩國人民之矛盾的感情。例如羅斯福大總統，從去秋大選迄於今春，在這一段時間之內，雖曾再三向全美人民嚴肅地誓約『余決不使美國介入外國之戰爭』，但却不知怎的，最近竟如一個戰爭狂患者似地大叫起來：『美國無論何時均有參戰準備！』並且，給以『海上巡邏』的名目的『商船護送艦隊』，目下亦已付諸實現。這簡直太令人獲得一種『德謨克拉西的狂亂』的印象了！恐怕美國國父華盛頓睹此情形也要不安於九泉之下了吧？雖然，無論那一個國家，其現實的政治，從冷靜的判斷和銳利的理性出發，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如像誇大日美危機那樣的當世流行的政治的議論，是一點兒也無所裨益於我的友情的。好了，廢話休提，且聽一聽你的赤裸裸的意見吧。請問現在，一般的美國人，對於日本，究竟作何想法？

S：好的，好的，那麼我就把作爲一個演說家而行脚全美的我自己的真實感想說一說吧。美國人的對日惡感日漸增大，乃一不容否認之事實。不管是跑到那一州去，都會得到同樣的印象。這在僅僅乎安居於華盛頓或紐約的日本外交官，到底是不會知道的。自然，就是從常識上說來，忠實地實行羅斯福的打倒軸心政策的華盛頓政府之一舉一動，常喚起全美的反響並給與輿論界以深刻的影響這一層，也是顯而易見的事。但是如果認爲現在美國對日輿論之惡化只不過是華盛頓政府的一種虛張聲勢而已，那就大錯特錯了。

中野：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日本駐美外交官竟至如此糊塗！關於這一層，我也大有意見的，若像醫生診斷一個病人似地，說『日美關係已絕望了』，便銷沉起來，悲觀起來，一切任其擱淺下去，則莫說改善日美關係，即連日美關係究竟惡化到了什麼程度這一現實的事實，怕都不會明白了。老是一聚集了日本人同志就你一杯我一杯地大喝其酒，一面亂談天下國家大事，也是不對的。我並不是爲了考察日本

人的大吃大喝纔遠越太平洋的荒波而來美國的啊。

S：這是我站在公平的立場上時常都痛切地感覺到的。即如美德關係，雖已惡化到了那樣的程度，然而德國還是下了很大的努力在注意着刻刻變化的美德關係之動向；他們的外交官和僑美德人之間，幾乎是令人吃驚地作成了緊密的連繫，常在企圖着美德關係之有利的展開。全美三千萬德人及德國系的美國人，乃係積極活動於美國內部的所謂『目不能見的軍隊』這一點，自然是不可忽略的。但是他們並不像日本那樣地發出『美德關係業已絕望，無論如何沒有辦法』的悲觀論調。唯其現在是異乎尋常的十分緊迫之秋，他們的外交官和僑民纔更加一致協力於有利其本國的活動的。

中野：你所說的我很能够了解。僑居歐美各國的日本外交官和各大公司代表，雖不能說是全體，但大多數是忘記了祖國的實情，缺乏『承昭承謹』的精神的。這一點，很令人慨嘆。要求離開了故國二三十年的僑民，接受並理解日本的新體制，雖屬過分，但是總領事和領事之輩，總不應該只是忙於接待從日本來美的官吏和軍人和公司職員們，而也有努力於把作爲一股力量的留美日僑組織起來的必要。

S：問題就在這裏。日美關係之所以惡化到了今日這個地步，決非短短的一月或一年的結果。它的禍根，與其說是中國事變，毋寧追溯到更早的滿洲事變。然則日美關係，也就決不是短短的一月或一年的努力所能改善的了。縱說兩國的識者都在切望着，這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總之無論怎樣從大局高處互相交換希望的議論，那都是白費心機。問題不是焦急的事，而是在於怎樣樹立太平洋上的百年大計。那並不是空作大言壯語就算了的，首先應從小處細處去加以處理纔對。關於活生生的現實的問題，日本最好是只管堂堂地做去。並且非俊敏地把握着美國之刻刻變化的動向不可。你看，僑美華人的組織是何等的堅強有力！上自駐美大使胡適，下至中國菜館的老板，他們所結成的反日陣線，實在強固得很。對

此，日本人只是視而不見地老抱着一種與我無關的觀念。例如上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在華盛頓舉行中國僑民大會的時候，羅斯福的親近前駐法大使布猶立特，就會酷烈地攻擊了日本。布氏的演詞，由NBC，CBS播送全美各地，但他老是誹謗日本，我聽了也實在動氣。因為我過去曾蒙日本軍部的好意，親赴南京戰線視察過，所以知道事實的真相：日本人並非那樣不講道理的。（編者按：此說顯係欺人之談，由日本軍部帶領視察前線的外國人，還能見到事實的真相嗎？）但是全美數千萬的民衆，因為不知實際情形，所以聽了他的廣播，當然信以為真。提起布猶立特大使來，他是羅斯福的親近之一，故其言行應負重大責任。我還以為日本大使館定將馬上提出抗議，誰知竟然一聲也不響。據說在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裏和紐約的總領事館裏，好像誰都沒有聽到布氏的廣播似的。他們僅僅乎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得悉布猶立特曾於昨晚廣播，但又不知是廣播的些什麼。何故野村大使不向赫爾國務卿提出抗議，要求取締像這樣的對日惡性誹謗呢？

中野：這個我也實在同感。現在不是菩薩一樣地沉默着的時候，應該抓住所有的機會堂堂地活動起來纔對。但是日本方面的意向似乎是這樣的：事到如今，這個地步，一一加以抗議也來不及了，任憑他們去說日本的壞話吧，反正一概不理就是了。這也許就是日本人和美國人的想法不同之處吧。

S：這我可就大惑不解了。在廣大的美國境內，對所有攻擊日本的人一一提出抗議，不消說是辦不到的事。但是這一次的中國僑民大會，因有胡適郭泰祺列席，所以說是羅斯福的代言人也可以的布猶立特的廣播，其所含的政治意義殊為重大。倘以野村大使的名義堂堂地提出抗議並發表其抗議文，則不管各報怎樣地反對日本，也沒有不予揭載的道理。在這場合是決非不應該『事到如今，來不及了』那樣地沉默着的。如果對於這些細微末節之處，一概隨隨便便，默不作聲的話，那麼日本大使館，頂好是什麼

事情也不必辦，大家玩耍玩耍算了。還有前幾天晚上，當林白上校在舉行於滿哈唐聖塔的『美國第一協會』大會席上發出反對參戰的獅子吼的時候，日本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們竟然誰也沒有去聽。這在有組織德國人可大不相同了：他們利用當晚會場上的沸騰的羣情和會場外的騷亂的機會，使美德親善的空氣相當地濃厚了起來並發了不少的反戰反英的宣傳品；最近，他們又把林白的演說全文譯成西班牙語，印刷了二千萬冊的小冊子，散發於中南美諸國。

中野：唉，別提起了！這件事情，我在一兩天前，也從報紙上知道了。到底不愧爲德意志啊。最近我會會見日本總領事，對於我的忠告，承他回答道：『我們應該着眼於更大之處，現在不是作些小規模小範圍的宣傳活動的時候。』不錯，話是很有道理。但若提起『大處』來，那就要以羅斯福爲對手纔體面，然而實際上，是並不走這條路的。你想吧，只是草草率率地幹些細事小事的人，那裏幹得了什麼大事！我個人的意思，唯有細心地留意着小的現實的地方，纔能够正確地把握住美國的動向呢。

S：讓我來說幾句廢話吧。美國對日感情之所以如此惡化者，除了因日本參加軸心而造成的日美關係之直接衝突外，由於抗戰中國之激烈且堅強的排日運動所造成的影響，亦不可輕輕放過，會被譏爲不愛國的懶蟲的中國人，其抗戰意識之旺盛，誠屬可驚。這裏所說的中國人的排日運動，完全不是採取的如像從前曾有過的抵制日貨或與日人衝突之類的拙劣的手段。至於他們的組織，真是異常堅強，異常有力，而且又是最有效果的。他們在美國人之間，從一端攻擊對日本多少懷有好意的人們。因爲在美國，到底不能干涉其他親日華人的事情，所以就專在美國人的輿論裏面下工夫了。上自大使，下至華僑，沒有金錢的以言論爲武器，沒有言論力量的以勞力爲武器，各應其身分與階級，一致協力地結成了他們的堅強的抗日戰線。例如胡大使吧，他就不像日本大使似的老是安居在華盛頓，他常到紐約來，出席於不

清潔的中國戲院的華僑大會之類，發表激勵他們的演說。這在美國人看來，他們是多麼的熱心，多麼的令人感動啊！又如林語堂吧，在他的廣播裏和筆底下活躍着的力量，不啻是千軍萬馬。去年他特地把三個幼女帶到重慶去，讓她們看看抗戰中國的姿態，待回來美國之後，馬上就用三個幼女的名字出版了一本『重慶之黎明』，借孩子的筆而寫出仇恨日本的文字，當然更容易博取外國人的同情。總之，他這一家子是在抗日戰線上添加了千人力了。話雖如此，然而日本還是慎重其事似地翻譯了林語堂的英文著作，大大地抬高了這位抗日文人的名氣，這一點，我真有些莫名其妙呢。再者，蔣委員長夫人，也寫得一手好文章。請看她最近出版的『中國將再興』吧！雖說是女子，却擺了如下如此莊嚴的筆陣了。隨着這一類的書一本又一本出版着，美國的對日輿論也一步一步地惡化下去。你能說美國對日輿論之惡化，完全不與這一類書相干麼？

中野：閣下雖則是一位美國人，但是所說的正是我心裏的話。我自從來到了美國之後，凡是有關中日問題的書，差不多全都看過了。如像林語堂的女兒們所寫的『重慶之黎明』，我以為是具有着百分之百的抗日宣傳價值的。要是把它印成小冊子，散佈到全美國的高等學校和公共圖書館去，則其結果將怎樣的可怕啊！最近出版了三本過得去的日支關係的書，都很轟動一時，好評嘖嘖。一本是紐約時報駐上海特派員阿班德的『揭去了假面的日本』。一本是『國際新聞』駐東京特派員因間諜嫌疑而被捕送還的季米楊格的『日本之內幕』。還有一本是跟隨着美國救濟委員會旅行於中國內地的一位年輕的美國女性喬易荷瑪的『中國黎明之隙望』。這三本書都對日本不利。尤其是只要看了楊格他們的書的封面繪，就不由的令人惱怒起來。至其內容則全部是嘲笑日本攻擊日本。當楊格被從日本送還美國的時候，因為會對外務省及駐日大使格魯答應了下來，所以暫時神妙地沉默了一陣子，但是現在，他又出來活動了，踏

遍了美國全土，到處爭着被人請去演說。在日本坐過牢的美籍新聞記者，乃是我們之中的一個啊！憑這種昂昂然的派頭，到處活動着。真要人的命，這又是一個足以博取單純的美國人的同情的好題目！我想，日本對於楊格，除了長期監禁之外，已經找到了更適當的辦法了吧！還有一點，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楊格的妻子在紐約的日本研究會上致辭道：『丈夫雖則從事排日宣傳，但我依舊是宣揚日本文化的一員助手。』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真令人大惑不解了。

S：無論美國是一個怎樣的講究夫婦平等各有自由的國家，也沒有一面丈夫去演說排日一面妻子在宣揚日本文化的道理。你要是信以為真的話，那就上了楊格夫婦的當了。大概關於楊格如何行脚全美，如何說日本的壞話這些事情，日本的外交官們還不知道呢。真的，只是着重於抽象的大局高處，現實的個別的問題就當然顧不到了。

中野：唔，日本的外交官們固然有其應受責備之處，可是日本的一般輿論若不認清現實猛然奮起的話，則不管外交官們怎樣地活動起來，也還是無濟於事的。雖則我們主張野村大使應該常到紐約來和一般日僑接觸接觸，但是有等新聞記者却以為野村大使和胡適等情形不同，所以沒有輕易地離開華盛頓的必要。這就是由於他們未能認清現實之所致啊！去年這個時候，我正隨同着西原少將率領的監視團前往越南，在那炎熱得可怕的地方從事於有關皇軍進駐的新聞報道。原來一到了非常時，日本的外交官們也會加油的啊！河內西貢等地的日本領事館裏的辦事人員，從該地的習慣，在極度炎熱的無風的午後，幾乎是一年到頭地午睡着的。這是我們未抵越南以前的情形。可是當監視團到了越南之後，就完全變了樣子。那些外交官們，休說午睡不要睡了，就連蚊蟲肆虐的夜間也大開其夜車，萬事日本式地工作着。因此我想對於在美國的日本外交官們，只要在他們的耳畔亂打警鐘，把他們從大吃大喝和高爾夫球戲的迷

陣中喚醒了轉來，就也會一改前非而認真地幹起來的吧。也許，這頂多只是我個人的一點希望的意見而已。

S：好像是說些細微末節的事情似的，其實不然：美國的輿論不僅被報紙推動，而且還受無線電的影響。在北部的山地和南部的農村，每日工作完畢之後，聽無線電收音機的廣播乃係唯一的樂事。你以爲這些地方和日本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並且也沒有關心於華盛頓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故此人民的對日感情就一定很溫和吧，實際上是完全相反。因爲常在無線電的廣播演說裏聽到排日宣傳和日本的壞話，所以不知不覺之間就助長了他們的反日感情了。例如前幾天晚上布猶立特大使的演說，恐怕全美角角落落都會聽到而給人們以『日本是野蠻的』這一種印象了吧。而且，不獨是楊格一人，其他從日本回來的作家，新聞記者，政治家，商人等都異口同聲地借無線電廣播了讚美中國痛罵日本的演說。對此，我以爲日本也應積極起而對抗，着手於無線電廣播戰纔是。自然，華盛頓和紐約方面，反日空氣太過濃厚，聽衆一定很少。但在廣大的全美四十八州之中，有很多的美國人是愛聽日本的廣播的。這一點，千萬不可忽略。中國從美國借得了莫大的款項，其中的一部分，不消說是成爲了在美抗日戰線的豐富的資金，而養肥了楊格之流的中國代言人的肚皮了。日本現在要在美國從事對抗活動，因爲需要錢的關係，所以效果甚少也未可知。但是事情不管怎樣困難，只要幹了下去，總比呆在那裏什麼也不做好些。我以爲，對於英語應該下一番工夫，俾能巧妙地應用。而第一步，從事無線電的廣播演說，必須注意抗日戰線的動向，並將各項情報送達本國，使堆積於松岡外相的公事桌上。如果不知道敵人的刻刻的動向，那能從事大規模的作戰？還有一層，很爲必要：凡有什麼較大的演說會，都應派人去旁聽，藉以把握住美國輿論的現實動態。

中野：好極！好極！大體上我都是同感的。你的意思我很明瞭。然則現在，要怎樣做法纔能有所貢獻於日美關係之改善呢？你要是有了妙策，就請說一說吧！

S：縱今日美關係如何緊迫，當最後的瞬間尙未到來以前，總應相互努力於友情之增進，唯其這樣

，纔能說是太平洋上二大國民的襟度。

中野：這我很爲同感。如果每一個日本人都和一個美國人發生了友誼，則一百個日本人可以感動一百個美國人，一萬個日本人可以感動一萬個美國人了。外交官們不要老是從大使館或總領事館的內部徒唱高調就好了。將僑民組織起來，各應其職分，使與美國人發生友誼，從而感動他們，這一點，是很有必要的。因爲不肯作小的努力的人，決不會成遂任何大的努力啊。

S：若是讓我來說，就從現在開始也決不遲。在美國的一般識者之中，有不少是正在期待着從日本伸過來的友誼之手的。美國人對於日本的國民使節們的官銜和勳章，並不感到驚異。但以一個平民的身分來向美國人宣傳則更覺親切一些。不過英語要講得流利這一層乃係絕對條件。在國際間有了什麼外交交涉之類的时候，未嘗不可以帶着通譯員，但在國民對國民促膝而談的場合，如果言語不通，那就很麻煩了。一般的日本人的英語都不大高明，要講得像美國人一樣的流利纔行。因此我想，如果派遣近衛首相的公子小近衛到美國來從事廣播和旅行演說的話，其效果一定較之野村大使更大。我不知道他在日本的評判如何，但在美國，他是很受人歡迎的：小近衛的門第很高，英語也講得活像美國人一樣，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很有人望，又是一員高爾夫的健將，提起他的高爾夫的技術來，簡直叫美國人伸舌頭。他可以憑着自己的門第來和美國社交界的名流們交際交際，借此機會把日本所要說的話全都說了出來。縱令日美關係一時不易改善，其效果也定然不小。另外，我還希望日本多多地派遣一些純真的運動選手到美國來。美國的學生們都是運動至上的，所以對於持有偉大紀錄的日本選手們，自然是由衷地表示敬意。速派運動使節到全美各大學來作巡迴友誼賽吧！還有一層，日本政府和公司當局，應將派遣到美國來的人材嚴加選擇；譬如曾在美國大學畢業，成績優異，得有學位，而且是善於交際的留學生，最爲適當。當日美關係愈更緊迫的今日，三井，三菱及其他公司所派遣到美國來工作的職員們，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根據其服務於本公司的成績而選定了的，至於派其來美工作適當與否一層，似乎並沒有加以考慮過

。爲此之故，有些職員英語簡直不懂，在公司裏幹了兩三年，直到回國時，美籍友人還是寥寥無幾。這對日本是一點益處也沒有的。值此外匯昂貴之際，日本的外交官以至公司職員，新聞記者等，都應自覺其國民使節的責任之重大，而在美國輿論裏面多多地下工夫纔是。你以爲如何？

中野：對極對極！現在僑美日人的努力還嫌不夠，應該從此大大地加油纔是。但是僑日美人究竟怎樣呢，對於日美親善是否也盡一點力量呢，聽說現在大部分已經撤退了。

S：這我可服輸了。也許正如你所說的，僑日美人也同樣的是一動都不動地老是在那裏找着美國人同志大吃大喝吧。但是我想，日美兩國人民總應率先努力於太平洋危機之避免纔好。如果日本開始努力起來，美國自無不追從的道理。

中野：不錯不錯。日美開戰與否，祇有神纔知道。而我們兩國的人民，當戰爭尙未爆發之前，是必須努力於友誼之增進的。（路易士譯）

專 載

攻 擊 戰 術

Lowell M. Limpus

本篇爲作者近著『二十世紀之戰爭』（*Twentieth Century Warfare*）書中的第八章。本刊擬於近代戰略問題方面有所介紹，前曾刊載Cyril Falls一文；本文作者曾主編軍事刊物多種，又爲美國軍事學院研究員，見解透澈而文筆淺顯，可供一般專家或非專家之參考。

戰勝的兵士是能在適當的時間進攻的兵士。

進攻的意義普通是攻擊敵人，但不一定如此。祇有時司令官須指揮得宜，迫敵至不利的地位，或是

敵方認為不利的陣地，他的目的便已達了。

一七七六年華盛頓以不流血的戰爭佔領了波斯頓。他奪取了一個俯瞰城市的陣地，英軍見了即知想將他逐出，損失必定過大。

這好像一個下棋的人斜倚棋盤上輕輕說一聲「將」。他的對手知道必須將他的軍隊調離這惡劣的陣地，否則就要戰敗。他們退出波斯頓走到紐約繼續戰爭。三十六年後，他們的將領布洛克（Brock）亦

以同樣方法迫我們的將領赫爾將軍退出笛脫羅的。赫爾的軍隊甚至覆沒。

不論進攻有無打仗，從戰略和戰術的觀點來看，它是有幾個普通原則管束的；你或進攻有備的敵人，方法不是極多的。討論這點的著作很多，但歸根結底只化成兩個基本原則；你或

從正面打他，或包抄他的側翼。軍事教程上是有名稱的，一叫正面打擊，一叫包圍。每種之下還分爲兩三類，且各有其規則。指揮軍團或集團軍的將領所關心的是關係戰略的。至較小的指揮官以至領隊作戰的伍長則須精通戰術。

戰略的攻擊

將來的指揮官未必會用我這本書作爲戰略的根據，所以討論的範圍只限於軍事學校所教的被人公認的規則。這些規則之爲軍事學生所熟悉正像最高法院所用的法律原則是法律學生所熟悉一樣。無論是軍事或法律，凡是規則都是學生所應熟記的。

在戰略方面，軍團或集團軍通常是徐徐地朝彼此的方向移動的，彼此都有一個行動的計劃，至於進攻却可有可無。通常是弱的一方採取守勢，藉此爭取時間調動援軍或設圈套陷敵。

這一切戰略的運動有一單純的目的。戰略家是想切斷敵人的交通線。這條線是軍隊的頸靜脈，一經切斷，便迅速地因失血過多而死。這支軍隊將因彈盡糧竭而亡。

所以雙方都要小心翼翼的看準，向敵人的生命線刺去，同時也要一樣小心保護自己。凡是首先割傷敵人的交通線的將官幾乎是一定戰勝的，因為軍事史已指示我們，現代軍隊一見自己的交通線臨危，精神便不支了。

他們不待至敵人打到自己身上，也忘記了打擊敵人。他們丟了一切，手忙腳亂的對打，保護着自己的交通線並開始退却。

倘雙方都取攻勢，他們的行動不出以下兩種：

一、戰略的正面攻擊

二、戰略的大包圍

第一種是較普通的方法。它也較為安全，因為軍隊祇逐步向敵方推進，並依普通的規則對敵作戰。戰略的正面攻擊是穩重的戰法。

大包圍是危險的，冒險的戰法。在過去，有許多大軍事家用這方法建了奇功，算是好的將領用這方法也時常大敗。這方法是要以軍隊包抄敵軍的一翼或兩翼，並向敵人的後方進迫，切斷其交通線。

德國進兵波蘭時，我們便可看出以機械化部隊運用此法特別奏效，因為進攻者有了較強的較速的軍隊補助空軍。這後者也許將顯得極為重要，因為戰略家通常都說，最大的危險是本就稀薄的包圍線有在

已經動作之後受到突襲並被擊破的可能。

戰略家告訴我們，欲大包抄成功，非勇敢地奮力地執行不可，且須以強大軍隊迅速地進至目的地。每路軍隊向敵陣某段挺進，將近目的地時便實行展開。但在戰事未起前，各路須彼此接近才可互相呼應。但若敵人及時發覺予以逐個擊破，那就太倒霉了。

我們的軍官學校的教官也重視另一種危險。戰略原理說：「包抄的軍隊通常要部份的或全部的放棄自己的交通線進而威脅敵人的交通線。因此唯有一方完全擊敗才能決定勝負。」

無論採取那種戰略，司令官都有執行的責任。他所用的方法是隨局面而變的。陸軍部出版的將官手冊說：「隊形是要看與敵接觸後總司令官採何戰略而定的。」

聽聽好像很是複雜，其實不然。倘若軍隊是圖正面進攻，司令官通常是將軍隊橫排，排成一條長線前進；若是包抄，他就將軍隊直排，排成一條縱隊。

進行包抄時，通常是排兩條線，以一兩個軍團排前頭的一線，以後備軍和特種軍隊排第二線。但若這支軍隊是行進着的集團軍的側翼，這兩條線是不宜太長太狹的。

當兩軍彼此接近，或當進攻的軍隊向等候着的守軍進迫時，兩種動作都可於最後一分鐘突然變成兩樣。排了正面攻擊陣勢前進的軍隊可於未接戰前轉而作大包抄。成爲包抄對象的守軍也可用令人膽寒的「內線作戰」方法應敵。前者今日較昔日容易，因爲機械化和摩托化部隊已加快了動作，速度是成功的關鍵。

方法是迅速派出軍隊包圍敵軍的側翼，原有的陣地則由騎兵據守。戰略原理主張以一大弦形向敵人的側面和背面包抄，移至側面的陣地準備進攻時，應於夜間行軍，並走六十至七十五哩路程。

「內線作戰」是守軍司令官勇敢的出擊。他突然衝至敵軍半圓週線的中央，並先佔據敵人想由此攻他的地方與敵周旋，很靈活的擺動着，而不暴露自己的交通線，這樣將敵逐一擊敗。

當一方或雙方用了這些標準的戰略行動向前進攻時，通常是繼以戰鬥。兩軍接近後，戰略問題便要讓開，由許多戰術問題接替了。他們越是接近，解決戰術問題的兵士階級也愈低。

戰術的進攻

首先，軍長 A 中將應解決戰略問題。他用了這種戰略得到的成功便是他的成功。但是他還得戰勝。敵軍的將領也許在戰略上輸了，但照戰略原理說，「敵軍若果戰勝了，便可打消以前戰略上的一切錯誤。戰略是不能補救戰場上的戰術錯誤的。」

軍司令官及其他負責的司令必須決定他要打什麼仗，要向敵發動何種攻勢。

戰爭的種類和攻擊的種類也不很多。再者，有些是較適合於小隊用的。選用戰術也許要看戰局如何開展而定的。實行進攻的每個兵士無非想在下面五種戰局中戰勝敵人。

敵人也許（一）正趨前來攻，（二）在戰場的防禦陣地上等待，（三）在有組織的作戰陣地之後等待，（四）在分區的防禦工事（包括堡壘）之後等待，（五）受到突襲。無論如何，攻擊的形式只有四種。無論隊伍大小，每個指揮官所發動的攻擊不出以下四種。這是多年被人公認的。

（一）正面攻擊

（二）侵入

（三）包圍

(四)迂迴運動

此外尚有許多依目的，合作的程度，和進展的程度而分的種類。這些都可在教科書上見到，但最重
要的分類是以目的為根據的。上面所開的四種有三種可再分為「主力攻擊」和「據守的攻擊」。

正面攻擊是以主力攻敵。祇在進攻者有壓倒對方的兵力或突襲完全成功時正面攻擊纔能取勝。在適當的情境下，騎兵可用此法奏效，但對於師團這却不是很好的方法。「戰術的原理和決擇」(普通軍事學校一九二二年出版)說這是「攻擊計劃之最不能令人滿意者。」

侵入計有兩種，單獨的，多方面的；用這法的通常是以軍團和集團軍為多，師團和營用得較少。在塹壕戰爭中，此法頗為軍隊喜用。這法是衝破敵軍的前線，割取一些地皮，然後將這些凸出地點的兩翼包圍，使各塊地皮聯絡起來。

一九一八年苗斯—亞貢 (Meuse-Argonne) 一役我們的第一軍使用這法進攻。第七十七，三十七，五十三師守住陣線中央和兩翼；二十八師，三十三師和九十一師切了一塊地皮，第四，七十九，八十師也切了一塊地皮。九十一和七十九師則向隔開這兩支美軍的德軍陣地的側翼包圍。這兩師軍隊與第三十七師合作，摧毀了那個凸角，然後全部軍隊——三個軍團——向前推進，經福康山 (Mont Faucon) 邊走過，向羅馬拿 (Romagne) 固內爾 (Cunel) 進攻，再由安河以單線一直侵入至苗斯河。

包圍有單有雙，並適合大小軍隊使用，但也要看敵軍的兵力和士氣怎樣。無論是單面包圍或兩面包圍，進攻者要在正面使敵忙於應付(這是據守的或次要的攻擊)，同時以主力進攻敵軍的一翼或兩翼。較小的隊伍最好是每次只攻一翼；軍團和集團軍纔比較的擔當得起兩面包圍的責任。可是沒有訓練的軍隊兩面突受包圍是會瓦解的。野蠻人從來無法抵禦。

依最好的軍事威權說，主力的進攻和據守的進攻應同時發動。戰略家主張，若是小隊，則後備軍應隨同主力向敵的外翼包圍。後備軍是不可少的，司令官覺得什麼地方要軍隊時便可調用。

迂迴運動是伸長的單面包圍，正面和側面的軍隊是完全分開的。較弱的軍隊仍據守陣地攻擊敵人，較強的軍隊則開出去單獨的攻擊敵軍的側面。這種戰法也是冒險的。倘敵人發覺這是什麼把戲，他可擊敗據守的軍隊轉而包抄對方的包圍軍隊。倘若他更將對方的交通線切斷，戰果時常是不堪設想的。

迂迴運動是屬戰術的，不是戰略的，和前面說過的戰略大包围不同。

無論如何，這是A中將移動軍隊進攻時可以選擇的四種方法。

軍隊的移動是依照一定的形式的。偵察機飛進來報告敵軍的地點。騎兵先與敵軍前哨接觸，更多的騎兵加入作戰，援軍趕緊馳來增援，因為欲知敵陣的大概輪廓，騎兵必須有充足的力量進迫。此外，他們還得擋住敵軍够久，使後面的軍隊得在戰地展開。

這不是幾點鐘的事。軍隊是移動得極慢的。我們的陸軍部的教程說是至少需時整整兩日。然後第一線軍團的前鋒開到了。他們在後面支持着騎兵。A中將這時便派定各個軍團的陣地和特別任務，軍隊也準備與敵接戰。

當攻擊由「接觸」進至「接戰」的階段時，軍長B少將便須解決戰術問題了。A中將給他一件工作，他可自由選擇方法做這工作。他可從四種攻擊方法中選擇其一。他迅速擇定了，迅速組織了主力的和據守的攻擊，派定了各師的任務，並對砲隊和航空隊說出他要他們完成的工作。他的攻擊令必須依照一定的形式，且要週到。

每師都給了一個特別任務。例如兩師可以並排作戰，每師各據陣線一半，留一師作為後備。這兩師

也可前後的排着。前一法多於執行「據守攻擊」的任務時用之，後一法多於執行「主力攻擊」的任務時用之。但這些可由B少將自由決定。

他並派定各師的「聚集區」，然後派軍加入作戰，這時候前鋒軍隊激起的戰爭已漸趨激烈了。這時候又輪到C師長解決戰術問題了。戰事現在正從「接戰」的階段進至「展開」的階段，C少將須負責展開攻擊，敵方也是一樣。他有他這一師軍隊，和他下令時B將軍撥給他的坦克車或其他特別武器。

C少將奉了B將軍的命令展開了軍隊，他的旅部和團部的軍隊便從縱隊分開，並在師部指定的聚集地點組織起來準備進攻。當他向戰場移動時，這位師長便要決定採用那一種攻擊方法執行軍長指定給他的任務（他的任務也許是一直攻至羅馬拿或類似的目標）。C少將有四種可靠的老法可以選擇。他選定便下戰鬥令，以各種任務派給他的部下。他的部下每人各據師部陣地的一部份，但也要留些做後備隊。

C少將還要支配其他。他必須迅速地適當地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他須決定怎樣支配他的前鋒和砲隊的。前鋒一經派定（人數多寡要看戰局如何而定，在大會戰中人數頗多），它便一躍向前佔據了觀察便利的優良陣地，如河流、山頂這一類的天然的屏障。通常它將遇到負有同種任務的敵軍前鋒。於是真正的戰爭便開始了，前鋒的砲隊開火了，騎兵開始從前方撤退走到兩翼保護自己的軍隊。

現在C將軍將「進兵的目標」指定給他部下的較大的步兵單位；這一師若是舊式的「國民軍」，就將目標派給旅部，若是新式的流線型的正規軍；就派給團部。若派給團部，他可指定一個旅長指揮兩團或數團。C將軍的「作戰令」也須依照標準的形式發出，但比較的簡單得多了。他無需花費多大時間寫

就命令。

「進兵的目標」是隨派定的任務而異的。師長將他這一師兵分爲三大部：進攻的軍隊，支持的砲隊，後備隊。進攻的軍隊是由步兵、坦克車、及可以向前一齊推進的砲隊組成的。攻擊令是循序發出的，報告敵情；概述攻擊的計劃；指示偵察和保安的工作；指定各團各旅的作戰區，目標和任務；並說出何處可以覓到指揮地點，信號站，和前方通訊中心。

末了，C少將定了進攻的時間，並準備的督戰。

D旅長於是迅速地負責解決交下給他的戰術問題。我和各團長商議。倘若無旅的或團的集團組織，團長E上校這時便須解答新的戰術問題。

D將軍或E上校必須決定如何領導他這一團或數團向指定給他的目標前進——這也許是羅馬拿後面的山頂。當他的軍隊已抵達進兵的目的地時，旅長或團長即須指定「作戰區域」給前線的各營，並劃定「出發線」，於指定的時間由此出發。

當軍隊開出去時，他們趕緊的馳往支持前鋒。他們減輕了敵方對前鋒的壓迫後，前鋒便可調回來做後備，或各自歸隊。E團長謹慎的看着軍隊前進，心裏想着不知各營長將怎樣執行他所指定的工作。

F營長當然可用自己的方法解決他的問題。他須進至作戰區域的某一個指定的地點，他須完全負責領導軍隊前進。這時候F營長可從四種不同的攻擊法中任擇其一。

F營長儘可能將他這營領到前頭去，但不要受到敵方機關鎗和來福鎗的打擊。然後他準備作戰。事前他應派出偵察隊並吩咐工作。他將他的作戰區域劃給他的四連，告訴各連長他要他們進至什麼地方，至於其他却由連長見機行事。這一營兵於是一跳再跳的開始前進，這種戰法留待第十章再述。

G連長將他這連分開，並指定各排的任務，而H排長也可將任務傳給I軍曹。末了，K伍長將I軍曹的監督下領隊前進。

現在進攻已完全發動了。一陣一陣的坦克車開了出去，步鎗和刺刀向敵方移動。機關鎗、曲射砲、和步兵的「重武器」——發射一磅重砲彈的砲先開好了路。砲隊也跟了上來。至已放的砲彈從頭上飛過。後面軍部和集團軍的長程大砲也開放起來。轟炸機飛往轟炸敵人後方的軍隊集中處，驅逐機則在空中戰鬥着保護轟炸機。偵察機往來偵察援助砲隊和步兵。補助的隊伍也推進了。工兵馳往前頭修復道路和橋樑。通訊隊拉了電話線聯絡前頭的部隊。醫藥救護隊設了救傷站。火車載了軍火和榴彈向前方開去。

每隊和每一部門各盡厥責使軍隊得以前進，但因這與技術問題有關，須分章詳為討論。現在不過是畫一個輪廓罷了。

當各個單位向前移動各各遇到對抗時，個別的戰鬥遂起。「敵軍陣線」這個名詞是錯誤的名稱。敵軍的陣地並不是一「綫」。尋常甚至前線也不是一「線」。敵人的陣地是一小組一小組的人和砲散佈在各個天然障礙物之後集攏成的。這些小組擇定了地點排列着，由此可向通到這裏的各條道路開火掃射。

這種小組是散佈各處的。他們組成了排好陣勢的軍隊。因為這種組織，所以整個戰爭變成了許多小了再小的戰鬥。但無論戰鬥大小，作戰原理却是相同的。每個進攻的指揮官與守軍交戰時，他便從四種標準的攻擊法中選擇其一。

幾乎是每個指揮官都想避免的是正面攻擊法。因為這是危險的，犧牲重大的。有時他嘗試侵入的方法，但通常他是嘗試包圍法。這又可打開戰爭更遠一點。

因此，最通用的方法只有兩種，一種是攻者用的，一種是守軍用的。

第一種：企圖包圍敵人。

第二種：迫敵作正面攻擊。

這裏先論第一種，第二種留待下章再論。

到了結局，當然，所有大進攻的成功或失敗都要看擊槍的人怎樣打仗。除非他領隊前進將敵人包圍，或有時將敵擊破，他是不能戰勝的他必須前進，東滑西跌的跳過障礙，在壕溝裡爬，側擊機關槍巢，「包圍」敵軍小隊的左右翼，每小組各有各的貢獻，勝敗便由這些加起來的。

倘有幾人進抵伍長指定的目標，這一伍便將敵方的一伍迫出陣地；倘若有許多伍已進抵連長指定的一線，這連的進攻便算勝利了；倘有多連進抵指定的地點，這營便算已達目的。因為營是基本的戰鬥單位，所以它必須達到目的。

倘有多營完成了它們的工作，這一師就完成了它的任務。師必須完成它的任務，因為它是基本的戰術單位。倘有多師執行了軍長的命令，師長可向 A 中將報告，他的進攻已獲勝利了。

但有時這條勝利的連環在某處被擊斷了。這時麻煩便起了。高級將領最擔心的是營和師，因為它們是重要的作戰單位。倘其中有未能完成任務的，整個進攻是會失敗的。

這時候標準的法則是，「守住已得的陣地」。步兵應該儘可能的向前推進，砲隊應負起較重的担子。C 將軍應即斷定他的進攻為何不能成功，並迅速矯正錯誤。

即在一切進行順利時，他要下一決定也幾乎一樣困難。偉大的將領是能認識勝利的機會而充分加以利用的。在現代戰爭中敵人是很少完全崩潰的。他也不會舉起一面寫上「你勝了」幾個字旗幟。反之，他儘可能的將自己的苦難掩藏起來。

但是富有經驗的將官可從某種徵兆看出勝利的迫近。將官必須有這眼光，因為軍事威權都異口同聲的說「非至敵人斷然被擊敗時，不應追蹤」。斷然——一語是很重要的。勝利的徵兆有以下數種：

敵人的火力開始轉弱；前線若干隊伍退至後方；奪得敵軍遺棄的武器的報告開始傳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徵兆）；俘虜人數突增；軍隊報告他們已到達了敵人的砲兵陣地——這是指砲隊和團的陣地，不是指孤立的砲；軍隊開始佔領重要的目標。這一些徵兆便可表示敵人遭遇困難。

指揮軍隊進攻的軍官不論階級高低都應能認識這些徵兆。這表示勝利已在目前。他應振作氣力直打下去，以此「保持攻擊的持續性」，使敵不得休息，且無改組的機會。

這是每個指揮官的責任，不論他是伍長或是軍長；但對師長尤為重要。現在應當乘勝消滅敵人，乘他立脚不穩時將他擊倒。

利用時機的方法要看勝利的程度如何而定。倘若一師軍隊已完全衝過敵軍陣線完成了「突破」，軍隊便散開來將缺口擴大。同時他們繼續向前推進，小心保護自己的兩翼。

倘若這樣繼續下去，敵人終必下令退却。這是予敵以打擊的時候了，這時應迅速的猛進。這是給予敵人的一最後一鎗，無此不能戰勝。這是消滅擊敗敵人的最後一擊。但這還不够。戰敗之敵時常反過來使勝利者致命。

滑鐵盧一戰便是歷史上的好例。剛在一天前，法軍擊敗了英德軍隊；重重的鞭打他們。拿破倫與奈氏（Ney）兩人在加脫布拉（Quatre）和里格尼（Ligny）戰勝了。但誰還記得這兩個戰役？威靈頓和布魯徹都戰敗了——但誰去注意這種敗績呢？兩軍退了，但未被迫；他們退下來改組，於第二天在滑鐵盧戰場上聯合進攻。

追敵通常有兩種動作：以追踪的軍隊對退却的敵軍直接施以壓迫，以後備隊包圍敵軍的退路，遇這情形，騎兵和機械化部隊特別有效。至於追敵的技術待論到這些題目時再提出討論。

除追之外，尚有其他方面值得考慮的，如進攻的偵察，樹林和山地戰，渡河，進攻城市等。這幾方面的原理，可從專門教科中得個梗概。（淮）

改版啓事

本刊問世以來，已一載有餘，承各方謬獎，殊深惶感。茲擬於下月分期改爲十六開本，半月刊，內容當精益求精，以副讀者雅望。週刊以本期爲結束，到下月雙十節我們將以整新的姿態再與讀者相見。此啓。